

# 中興大學——我永遠懷念的母校

◎林偕勝

民國五十五年九月我考上屏東中學，第一次踏進興大校門時，看到行政大樓用草書寫的樓標「中興大樓」。當時我只認出前三個字，剎時把它看成「中興大學」。這的確是很可笑的，但是，不知怎的，我當即下定決心：高中畢業後，至少要進入中興大學就讀。直到當時，我家一直沒有人當醫生，我的父親一心一意希望我能圓這個夢，所以，到高三時我選讀了當時聯考的丙組，可惜我的才智不足，仍然無法圓父親的夢，當然只好就讀農學院。以我當年的聯考分數，應可上台大農業推廣系，但是一來我家家境清寒，二來中興大學已在我第一次踏進屏中時就在我的腦海中種下因緣的種子，因此，我接受父親的建議將當時可享公費就讀待遇，畢業後又分發為高農教師的中興大學農業教育系填為第一志願，真的應了當時我看錯樓標時下定的決心。

農教系是民國四十四年間，農復會接受美援爲了提昇我國的農業師資水準而設立的大學科系，其性質類似師大工業教育系，只是工農之分而已，照理應設在台灣師大，聽說是因爲師大沒有農場才改設在中興大學，並接受美國密西根大學的輔導。因爲是運用美援成立的，所以在成立之初，就有相當高的水準。系圖書館內有許多相關農業和農業教育的英文原著，系宿舍也是宿舍區內第一棟的二層鋼筋水泥建築，在書桌角和床鋪角都可以看到密西根大學的捐贈財產牌。宿舍空間寬敞，每間住八位同學仍綽綽有餘，系館與系圖書館以天橋連成，位於學校西南隅，和園藝系對面，如今仍在使用的，並且改爲農業機械系。另外有一棟獨立的農機實習廠房以及廣闊的實習農場都毗鄰在系館的西側。有這麼好的就學環境並且保證畢業後有職業，所以當時的我也就感到心滿意足，不轉系不重考，一路唸了四年。大四時，當時花蓮農校校長蔡鶴年先生邀我到該校任教，但是我認爲回我的家鄉從事教育工作是造福桑梓最踏實的做法，因此利用畢業旅行之便，趁南遊墾丁公園時，抽空往訪當時屏東縣立車城國中的校長劉傑秀先生毛遂自薦，想不到他一口答應，還立刻請來人事黃樂民先生當場寫了聘



書給我，那是民國六十二年五月中旬的事了。還沒畢業就拿到聘書，心中有無比的喜悅，也十足感謝母校和母系把我培養的還算不錯，讓劉校長一眼就喜歡我。

在母校的四年期間，我的生活是單純和樸素的，每天除了上課、到圖書館晚自習之外，唯一的嗜好就是打網球，沒有參加過舞會，除了很短暫的一陣子戀愛之外，沒有再交過任何女朋友。社團方面，則只參加英語會話社。當時我都是打軟式網球，看到有些人打硬式網球，總覺得很危險，一直沒有去嚐試，有一次竟然與一位體育教授強辯軟式網球的起源先於硬式網球，如今想來，實在可笑。大一時，修教育概論，由韓靜遠教授任課，他是東北哈爾濱人，留學美國哥倫比亞教育學院，中等身材、筋骨硬朗、鼻子雄厚、鼻孔很大、梳著一頭全後式的西洋髮式，雖然年紀已六十出頭，但可以站著連續上課三小時，滔滔不絕，從不贅言、支吾或講些與課程無關的事。最讓我佩服的是他的板書，看他用指尖捏住粉筆的尾端，說到哪裡立即寫完他說的話，真行草並陳，卻是字字形端正、秀麗適勁、行氣筆直。每次上課，一面聽他娓娓道來，一面欣賞他板書時的瀟灑姿態，如今回想起來，仍然韻味十足，也因為欣賞他，自然也就親近他。有一天課後陪他回家，到了他的府上看見堆滿整個屋子的練習手稿和歷代各式各樣的書法名帖，我才恍然大悟，韓師的板書為何那麼迷人，因此也很自然地愛上了書法。雖然我的書法一直寫不好，但是從大一起一直到現在，我幾乎沒有間斷的練習，我總覺得在每天雜煩的生活裡能撥出些許時間，靜下心來磨墨、讀帖、臨帖是一種養生、是一種修持，更是一種培養智慧的好方法。韓師常告誡我不能沉溺於書法，因為他認為我們還有許多正事要做，因此從他的一言一行，我總是可以看到一個人是如何將學問的真、道德的善和生活的美粹合成一個完美的人格。畢業後每年我都會撥空去拜訪韓師，還記得在他八十九歲時還以「隨化居士」落款以隸書寫了一幅全開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送給我的哥哥。直到有一年我又去拜訪他時，屋主已換人，我急著問四鄰，卻沒有人知其去向，因而失聯。到現在，每次我想起此事便有點哽咽，總是為自己因太含蓄疏於問候恩師而自責，韓師如今可能已做古，但是他永遠活在我心中。

大學畢業後，我每次到台中都會到母校裡徜徉，並且一定到園藝系旁柑橘園裡養草魚的土塭岸旁坐一會。因為讀大學時，我都很早起，每天大約清晨五時許，我就輕聲下床，盥洗畢便騎著鐵馬到這一方土塭岸旁呆坐等著，直到看見大草魚筆直地騰空躍出水面，才心滿意足地返回宿舍吃早餐準備上課。後來，這一方土塭已隨



著母校的進步和教學需求不復存在，但是我仍然熱愛母校，一有機會就回母校逛逛，尤其從八十九年起，母校更是我時常拜訪的地方了。因為現在母校裡有一位同鄉黃勇三副教授在畜牧系任教；學程中心梁福鎮副教授是我就讀中正大學教研所時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應數系朱延平教授是我們枋寮高中校務行政電腦化的軟體指導。更值得一提的中文系主任陳欽忠教授。去年六月初，本校爲了設計畢業典禮請柬而廣徵意見，本校鄭明華老師的女兒今年在母校畢業，因而拿來今年母校的畢業典禮請柬給我參考，她說請柬的風景圖樣很美，我接過來一看，卻被請柬上「國立中興大學」幾個行書迷住了。當時，本校預計在八月一日正式升格掛牌爲「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卻一直找不到名家爲本校書寫校名，於是我很冒昧地立刻打電話向母校詢問是誰爲母校寫了如此秀麗遒勁的校名。輾轉經庶務組和秘書室的告知，方知乃母校陳欽忠教授的親筆，高興之餘又立刻打電話到中文系想請陳教授爲本校寫校名，接電話的是陳教授的助理，我告知心意之後忙於校務，一時忘懷。想不到陳教授雖然與我素不謀面，卻在午後主動來電詢問我有何需求並且一口答應，當時我真誠地詢問他需要多少潤筆費，他答的更爽朗：「開玩笑！這時代寫字送人，別人喜歡就不錯了，還要什麼潤筆費。」真是讓我佩服感動。後來見面相識之後，這位年方四十有四、年輕、謙沖、沉穩、滿腹經綸的教授也成爲我的好朋友。大學畢業後已倏忽二十九年，母校景物雖大異往昔，但母校裡仍有如此多關懷我的師長，足見母校依然與我有永遠解不了的緣。

（作者爲母校農教系六十二年畢業校友）

